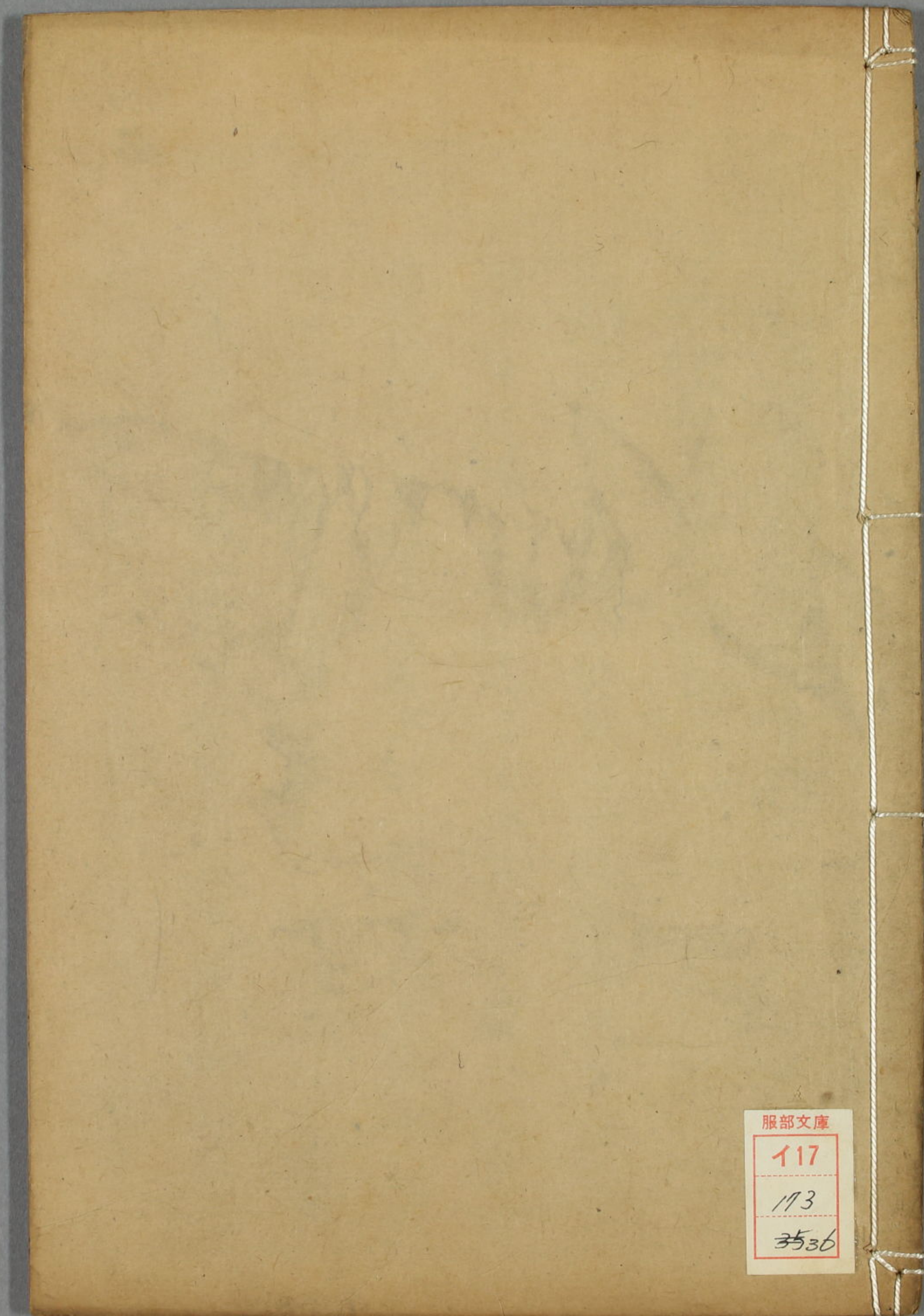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173
3536



欽定儀禮義疏卷第三十四

特牲饋食禮第五之一



鄭氏康成曰謂諸侯之十祭祖禰於五禮屬吉

禮。敖氏繼公曰此篇言士祭其祖之禮。賈氏公

彥曰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孔氏穎達曰若

大宗子爲士得立祖禰二廟也。吳氏澄曰此禮大

戴第七小戴第十三別錄第十五注不見次第補之

經文筮日筮尸明云適其皇祖某子則此篇當是

通士祭其祖之禮注兼祖禰言者以適士二廟祭其祖之禮如是則祭其禰之禮亦當如是且以官師祖禰共廟而論祭其祖之禮如適士則祭其禰之禮亦當如適士可推而知也

賈氏公彥曰祭無問一廟二廟皆先祭祖後祭禰無問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以此及少牢惟筮一日明不別日祭也

案特牲少牢所迎惟一尸則所饗惟一世所謂特牲祭

也王制天子三時皆禘而春則特牲諸侯秋冬皆禘而春夏有特牲以此推之則士大夫亦當禘特牲竝有矣此特牲士特牲祭之禮故筮尸宿尸祝辭皆專稱祖而不及禰然自夙興視殺以訖送賓徹俎爲時良久矣豈堪以勞倦之餘再承一祭乎况大夫又有賓尸堂事而廟則三諸侯天子又以明日繹祭禮隆樂盛而廟則以五以七其何以同日而祭乎此殆不然也蓋禘則萃羣廟之主而祭之特牲則惟一廟而已故士雖

祖禰共廟而植祭祖則不及禰若植祭禰亦不及祖可知。所以致其專一。而使所祭者得伸其尊也。一歲四時。祫多。禘少。則其餘雖暫輟一時之祭。而亦無嫌矣。

通論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大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又曰。韋玄成劉歆廟數不同。韋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三廟不毀。與親廟而

七歆。謂七者其正法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德則宗之。故殷有三宗。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班固以歆爲是。今未能決。姑兩存之。又曰。程子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祭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不同耳。疑最得祭祀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問官師一廟只祭得父母。無乃下書

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理自如此。

士一廟祭止及父母爲植祭言之也。然此經則祭其祖亦植矣。若祫則祖禴烝祭而迎二尸可知也。程子謂祭必及高祖。但疏數不同。而朱子以爲最得祭祀本意。蓋高曾人所逮事也。生事之而歿後無一日之祭於心不安。且承重者或上及高曾。服以斬衰。而卽吉後輒廢其祭。於理不順。聖人制禮。夫豈甚遠於人情。疑士一廟者。祖禴共之。而祫亦有特由中以及

高。蓋會高無廟。不妨於祖禴之廟祭之也。如士爲其祖承重而祫以其班。自當祭高祖而以祖祫焉。此亦其一徵矣。又案廟制據王制。禮器士惟一廟而已。祭法則云適士二官師一。而士喪禮記亦有二廟。則先朝禴後適祖之文。是則士或二廟。或一廟也。其一廟者。康成以爲祖禴共廟是已。至適士官師乃以上士若中下士分屬之。恐未必然。上下大夫同三廟。五等諸侯同五廟。不應上士遽異於中下也。且於適宗

之義亦不相應。疑所謂適士者，乃世族之大宗。爵雖爲士，而世適相承。上繼繼別之宗，爲百世不遷者，則自當有別。子爲祖之廟，於以合食而收族焉。所謂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者，此耳。若然，則其祖若祧，仍共一廟。雖植祭其祖，亦於祧廟中行事而已。

特牲饋食之禮

食音飼

正義

左傳：卜曰：「牲。」

韋氏昭曰：「凡牲一爲特，二爲齊。」

李氏如圭曰：「特牲一豕也。敖氏繼公曰：『特，一豕也。』」

鼎乃以特牲名之者，主於牲也。少牢放此。鄭氏康成

曰：「祭祀自孰始曰饋食。」

賈疏：自孰始者，見天子諸侯饋食已前，有灌鬯朝踐之事。

饋食者，食道也。

賈疏：食道，是人飲食之道。孝子於親雖死，事之若生，故用生人食道饋之。

周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又曰：「以饋食享先王。」

是二者祭之大節，而大夫士之祭斷自饋食始也。但饋食同而牢禮品物則不同。大夫少牢，士特牲，所以爲隆殺也。天子食用六穀，祭用六齋，大夫黍稷四敦，士黍稷二敦，是則饋食同而所饋亦不同矣。

賈氏公彥曰天子諸侯有室中二裸及堂上薦血
之禮大夫士則無此二者是以皆云饋食之禮

春官大宗伯職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肆
獻裸必兼饋食而饋食則不先肆獻裸此禮之一隆一
殺者也然則天子諸侯之吉祭亦有不以肆獻裸而以
饋食者矣如士冠之或醴或醕若殺若不殺士昏之親
迎若不親迎大夫少牢禮之賓尸若不賓尸皆備一隆
一殺而任人之臨時變通蓋不獨三年喪畢之吉祭自

饋食始如邕人廟用脩鄭注之說而已也

不諏日

諏子須反

鄭氏康成曰諏謀也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

則筮其日矣

賈疏士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若大夫以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

自餘吉事皆不廢祭

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

日賈氏繼公曰諏日謂諏其所筮之日也大夫將祭
而筮有諏日之禮此云不諏日則是祭禮之序先尊後
卑亦可見矣不諏日則所筮之日亦在旬內所以下

大夫。賈氏公彥曰。凡士言不者。對大夫以上言之。

大夫祭用丁巳。柔日由前丁巳至後丁巳。旬有一日。筮得吉。卽於是日齊。不得不於前筮。一日諏之耳。士不諏者。少牢疏云。士只有致齊無散齊。無所用其諏也。且君祭大夫士與執事焉。大夫祭士或與執事焉。則士固不能豫諏日矣。

及筮日。主人冠端立。卽位于門外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冠端立。謂立冠立端。下言立者。立冠

有不立端者。賈疏。不立端則朝服。下記云。助祭者朝服。若然。立端一冠冠兩服也。敖氏

繼公曰。士筮當朝服。今乃立端者。不可踰其祭服也。筮與祭皆與神交。故主人之服不宜有異。賈氏公彥曰。冠禮云。筮于廟門。此不言廟者。冠非祭。恐不在廟。故言廟。此祭于廟。筮在廟門可知。李氏如圭曰。孝子不知鬼神降格之時。故因卜筮以請。敬之至也。

周官筮人職。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則知於輕事有專卜。或專筮者矣。士大夫之祭日。筮而不卜。以其輕

於侯王之祭故也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

鄭氏康成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

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

賈疏小記云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注云小宗有四五世

而遷繼禰者長者為小宗親弟雖異宮皆來祭繼祖者從父昆弟皆來祭繼曾祖者從祖昆弟皆來祭繼高祖者族祖昆弟皆來祭

宗子祭則族人皆侍

賈疏此據書傳而言康成

傳云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又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注云事謂祭祀

效氏

公西赤

姓主人之子也先子姓而後兄弟蓋以主人之服親疏

為序也若行禮之次則自長者始子姓而下之服亦玄

端統於主人也李氏如圭曰祭統有事於大廟則羣

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

鄭注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

明乎大宗之與祭比小宗人數為多其於主祭之宗子

或有在子行者或有在兄弟行者故經言兄弟必兼子

姓也然詳經之本義似不主此蓋所云子姓者依主人

之嗣子立文也。尊祖故敬宗。敬宗故重適。觀下文。而兄弟不得與焉。祭畢有餞。嗣爲上。而兄弟不敢躋焉。此所以退兄弟於子姓之後也。與兄弟中。伯叔父及其他上下輩行皆賤焉。皆末與焉。宗子爲尊。人皆賤之。

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

鄭氏康成曰。士之屬吏也。**賈氏**公彥曰。左傳。士

有隸子弟。如兄弟服者。如主人冠端立。敖氏繼公曰。有司羣執事者。公臣私臣之共筮事者也。此時未有賓

故有司羣執事皆如賓位。西方東面北上。

鄭氏云。有司足矣。必兼羣執事者。其人有專職則謂之有司。如筮人宗人祝佐食之屬是也。其人不必有專職而奔走服勞。如滌器陳几席沃盥之類。不可以專職名也。故以羣執事概之。

席于門中。闔西閤外。

闔魚列反。闔于通反。注古文闔作桼。闔作楚。

鄭氏康成曰。爲筮人設之也。**賈氏**公彥曰。士冠禮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乃言布席于門中。此

省文。

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

鄭氏康成曰筮謂著也。教氏繼公曰筮人說見

士冠禮云取筮於西塾見其所饌者與士冠禮同也亦

抽上韝兼執之。賈氏公彥曰冠禮筮人執筮抽上韝

兼執之此不言皆互見。

筮人亦名筮史雜記大夫士筮宅以史鄭注云筮史

筮人也少牢稱史此篇稱筮人其義同。

字自主人之左贊命。

鄭氏康成曰贊佐也達也。教氏繼公曰儀禮他

篇凡於贊命者比言自右與少儀所謂詔辭自右者合

惟此經言自左似無他義蓋字誤耳左當作右。

鄭氏康成曰贊命由左者為求神變也。賈氏公

彥曰士冠禮字自右少退贊命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

自右此祭祀故字自左贊命為神求吉變於當禮也。

為求神變於義無取且在左則不便於詔辭而受命

者之面鄉轉還亦不相當矣。二字誤者近之。宰已見士冠禮。

命曰孝孫某。筮來曰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

正義熊氏安生曰。稱孝子對祖為言。稱孝孫對祖為言。

李氏如圭曰。禮記祭稱孝孫。以其義稱也。敖氏繼

公口。來日某。亦謂丁若已也。某事。即歲事也。適其皇祖

某子。謂主人適其廟而祭之也。尚饗。謂其日若吉。庶幾

其祖之也。下筮尸。放此不言。以某妃配。變於大夫之

祭辭也。若其祝辭。則亦當言之。鄭氏康成曰。皇。君也。

言君祖者。尊之也。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賈疏子為男子

美稱。故以某為伯仲五十字。下篇云。皇祖伯某。鄭以某在伯下。故為祖字解之。與此異。尚庶幾也

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禋月

之吉祭。而曰祖。則其言亦不詳也。此篇無祝祝之辭。大約仿少牢。則固當有某妃配某

氏之云矣。命筮無之。則大夫士或有異與。鄭以此經容

禋月之吉祭者喪自練祥而後筮曰筮尸。漸與吉祭同。
至禋月而適值時祭則直行特牲饋食禮。惟祝辭不稱
某妃配而已。所謂是月吉祭猶未配也。此經不言妃。鄭
故舉以見例。少牢饋食若命辭祝辭不稱某妃配亦同。
筮者許諾還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
筮者執以示主人。還音旋 下並同

鄭氏繼公曰還亦右還也。寫卦卦者也。鄭氏
成曰士之筮者坐著短由便。賈疏決少牢卿大夫著
長立筮由便與士不同

書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

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

占曰吉長知
爻反

鄭氏康成曰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賈氏

公彥曰士冠禮筮人還東面旅占此經直云長者見從
長者為始。敖氏繼公曰長占長者以次占之。此與旅
占互見也。

還亦右還南行乃東面

若下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鄭氏康成曰遠日旬之外日。**賈氏**公彥曰

案去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鄭注**云及事也言至遠日又筮日明不并筮也。此不言及則并筮。**敖氏**繼公曰謂即於其日改筮之亦見其異於大夫也。

賈氏公彥曰據曲禮吉事先近日假令孟用先於上旬內筮筮不吉乃用中旬之內更筮又不吉更用下旬內筮筮不吉即止不祭。**孔氏**穎達曰一卜不言又

卜以至於三三若不吉則止筮亦然。**張子曰**據儀禮

惟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止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蓋亦足以致聽於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

宗人告事畢

敖氏繼公曰亦徹筮席乃告。

自筮日以後凡告事畢者皆宗人周官肆師祭祀成則告事畢禮官之職也。

右筮日

前期二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

鄭氏康成曰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敖氏繼公

曰如求日之儀兼若不吉而改筮者言也。

少牢筮尸前祭之二日而士必三日者大夫筮日畢即官戒齊期士既無暇爲七日之戒又必無祭而不致齊之事故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容以筮尸之日爲致齊之始也。

何氏休曰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夏立尸殷坐尸。朱子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祖禰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爲尸杜佑謂古人用尸蓋上古朴陋之禮看來古人自有深意非朴陋也。

祭必立尸程子說已見士虞禮朱子謂惟祭天地想不敢爲尸蓋以無敢爲之尸者故意其然也然夏官節

服祗職郊祀。喪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則郊亦有尸。

命生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尙饗。

正義鄭氏康成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

爲鬼神也。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

賈疏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

爲尸。然則尸卜筮無父者。諱則不稱名。故知尸父曰某是字。尸既對父。故某爲名。

大夫士以孫

之倫爲尸。

賈疏。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

教氏繼。全曰。某之某。

謂某之子某也。春秋傳。潘尫之黨。鮮虞之摯。皆謂其子。

也。特見命詞。明其餘皆如求日之儀。

重言某者。正著其在孫列。而不存子列。且以其父爲

祖所識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外事尸異姓。內事尸同姓。賈氏公

彥曰。案祭統。孫爲王父尸。鄭注云。取於同姓之適孫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亦用孫之倫。但取卿大夫有爵者。

爲之。故鳧鷖之詩。皆言公尸。又曾子問。卿大夫將爲尸。

於公是也。若大夫士之祭，尸無間，成人與幼皆得為之。
故曾子問篇中，孔子答曾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
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是也。」

宗廟之尸，必以同姓，取其精氣合也。必以孫之倫，昭
穆同也。必以適，不敢以賤者，依吾親也。必以無父者，兩
無所妨其尊也。此數者，喪祭吉祭同者也。其有不同者，
喪祭不筮尸，尚質也。吉祭則筮尸矣。練與大祥亦筮尸，
漸而之吉也。吉祭無女尸，而喪祭有女尸，何也？以婦人

喪不可以男子為尸也。吉祭而後同几，有辟合之道焉。
陽統陰，陰從陽，斯不用女尸矣。喪祭雖用尸，而尸偶不
備，則無尸者有之。若吉祭則不可無尸，無尸是殤之也。
子孫而殤其祖考焉可乎？

右筮尸

乃宿尸

鄭氏繼公曰：「亦目下事也。」鄭氏康成曰：「宿讀為
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蓋。」

或作速

賈疏若公食大夫速賓之類

記作肅

賈疏曲禮主人肅客而入是也

周官亦

作宿

賈疏大宗伯文宿視滌濯是也

賈氏公彥曰前無戒而直有宿

者文不具其實亦有戒也凡宿者必先戒戒者不必宿

尸與宿賓無厭明之文則二者同日宿尸云乃是緩

辭則與筮尸別日

主人立于尸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

正義

鄭氏康成曰不東面者來不為賓客

賈疏決冠禮賓主人

正義

子姓立于主人之後上當其後

賈疏陪主人後東頭為上者不得過主人

賈氏公彥曰為尸者父象也主人有子道故北面

教氏繼公曰上言筮尸如求日之儀則是筮時兄弟咸

在所筮者亦存焉筮之而吉不即告之乃於其既歸也

然後親宿之於其門者尊之而不敢苟也北面者尊尸

若不敢必其西面見已然

注云子姓當其後蓋以下文嗣子及兄弟蕃東面北

上者決之則此之東上嗣子當主人之後長兄弟次之

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南面當尊。敖氏繼公曰。出門

左西面見賓客之正位也。主人北面。尸不南面見之者。辟尊者之禮也。

禮記尸得如主人服者。惟士與大夫耳。自國君而上。多有不如主人服者矣。詳見曾子問喪服小記。

主人辟皆東面北上。辟音逆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尸。敖氏繼公曰。辟者。起敬也。

在尸出門時。皆皆子姓兄弟也。是時子姓兄弟亦立於主人之後。而上當其後也。

禮記下記云。尸入。主人及賓客皆辟位。出亦如之。此方宿口。尸出而即辟。敬於始也。

主人再拜。尸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先拜。尊尸。賈疏決下文宿賓賓先拜主人乃答拜。

敖氏繼公曰。尸不先拜者。以將為尸。故變於賓主禮。答拜亦再拜。賈氏公彥曰。少牢宿尸。主人再拜稽首。

祝釋辭訖尸乃拜此尸答拜後宗人乃擯辭者士尸也

示人擯辭如初卒曰巫子為某尸占曰吉敢宿

鄭氏康成曰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如宰

贊命筮尸之辭賈疏筮尸時雖不見宰贊命以筮尸如求日之儀筮日時有宰贊命則筮尸時

亦有宰贊命可知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

擯相者皆宗人周官凡享祀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

小宗伯詔相王之王之小禮亦禮官事也

祝許諾致命

教氏繼公曰祝事尸者也故於此即使之致命以

見其意鄭氏康成曰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始宗

人祝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賈氏公

彥曰大夫下人君唯有祝擯此使宗人擯又有祝傳命

士卑不嫌兩有

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

鄭氏康成曰其許亦宗人受於祝而告主人教

氏繼公曰拜稽首亦傳尸也尸既許諾則成為尸故

此不答拜。

少牢宿尸前後皆稽首此則前再拜而後乃稽首亦主於相變尸不答拜者為祖宗許也

尸入主人退。

鄭氏康成曰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賈氏公彥曰少牢云主人退尸送揖不拜此經尸入後乃言主人退則尸不送可知尸不送者士卑也敖氏繼公曰尸既許諾則有祖道故不俟主人之退而先入見其尊

亦變於大夫尸。

右宿尸

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

賈氏公彥曰宿一人備三獻之賓。

大夫尊宿戒皆使官不躬親士則親肅賓長其衆賓當亦使人宿之。

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蒞之敢宿。

蒞音利

鄭氏康成曰薦進也。涖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
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李氏如圭曰賓即筮時
司知有祭祀矣。賓不筮者主人爲獻主賓助祭而已。
敖氏繼公曰此云吾子將涖之是鄉者賓已許之矣。
然則筮日之後亦當有戒賓之儀如士冠禮所記者經
不見之文略耳。簠戶宿賓皆同日爲之故下文別
云厥明以別之。郝氏敬曰前言諏某事此言歲事義
互備。

賈氏公彥曰下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
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衆兄弟公有司私臣選
以爲賓者入適西階以俟行事不選爲賓者公有司門
西北面私臣門東北面亦皆得與於獻。

公有司私臣敖氏之解爲的見本篇記及喪服士喪
禮。

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
送。

敖氏繼公曰主人宿辭。賓者釋之。是賓之對辭。

賓者傳之矣。

上文賓先拜主人。尊主人也。此賓答而主人先拜賓。成其為賓也。賓拜送者禮之常。故不同於尸也。

右宿賓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鼎。鼎茫狄反注古文鼎為密

鄭氏康成曰宿賓之明日夕。敖氏繼公曰門外

不言東方可知也。北面北上亦放祭時陳鼎之位也。

亦為不宜塵。

祭時陳鼎西面。非北面。但北上之位同耳。凡鼎卒盥則設鼎。此則陳而未盥。疑不用鼎矣。而亦有鼎。致絜之至也。

楊氏復曰鼎數自一至十二。一鼎者特豚無配也。

十冠醢子。士昏婦盟饋舅姑。士喪小斂之奠。朝禰之奠。用之。三鼎者豕魚腊也。特牲饋食昏禮共牢。士喪祭奠。朔月奠遷祖奠用之。五鼎者羊豕魚腊膚也。少牢饋食。

聘禮致食衆介玉藻諸侯朔月用之七鼎者牛羊豕魚
腊腸胃膚也公食下大夫之禮九鼎者牛羊豕魚腊腸
胃膚鮮魚鮮腊也公食上大夫之禮十鼎者正鼎七牛
羊豕魚腊腸胃膚陪鼎三鴈臠臠也聘禮致飧上介鼎
七羞鼎三足已十二鼎者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
鮮魚鮮腊陪鼎三鴈臠臠也聘禮宰夫朝服設飧鼎九
羞鼎三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是已
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一鼎者如有

徹乃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一鼎以
其實尸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牲牲三
鼎有以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時鼎於
門外是也郊特性曰鼎俎奇而籩豆偶以象陰陽兩有
十有十二者以其正鼎與陪鼎別數則爲奇數也

何氏鄭氏康成曰門外北面當門也賈氏公彥曰經
直云門外不言門之東西故知當門下篇少牢陳鼎在
門東此當門者士卑避大夫故也

門外即門東。敖說為長。蓋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言祭反是。則在門左可知。又少牢正祭。陳鼎東方。當序西面。特牲正祭之位。從同。獨於門外陳鼎。變而當門。於義無取。

於在其南。南順。獸于其上。東首。

於於庶反

鄭氏康成曰。順猶從也。於之制。如今太廟。上有四周。下無足。獸腊也。士腊用兔。賈氏公彥曰。士虞記。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注云。言牲腊在其中。西上。

此實獸於上東首。不與牲相統。敖氏繼公曰。獸言東首而不言足者。以其足左右出故也。

士喪下篇。於亦南順。但彼設于堂下。以饌甒。篚豆。簋此則設于門外。以置腊耳。牲縱而腊橫。東首。吉禮之正也。則士虞腊西首可見矣。

牲在其西北首。東足。

鄭氏康成曰。其西。於西也。東足者。尚右也。牲不於以其生。賈氏公彥曰。豕縛其足。陳之東足。

敖氏繼公曰。吉祭牲宜東上。今腊在桮。而豕反居西。又異其所向。是無所上也。以其未卽殺。故生死不可以相統與。

桮與牲皆在鼎南。則桮稍東而牲稍西。鼎直二者之間。與腊在牲東者。以其饌于桮也。有桮者在東。無桮者在西。則自西視之便也。腊東首。牲東足。吉祭主于東方。東方陽也。

設洗于阼階東南。盥禁在東序。豆籩銅簠在東房。

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

銅古刑敦音對下同

鄭氏康成曰。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賈氏公彥

曰。西堂。卽西廂。爾雅注夾室前堂謂之廂。敖氏繼公

曰。豆籩銅蓋在東房之東墉下。南上者。豆以並在南

一籩次之。此未實之故。南上之文。惟主於器。士家亦有

左右房。於此見之矣。

盥爲酌奠而設。以新濯故覆之。下記云覆兩壺是也。東房者。婦人之位。在焉。豆籩銅皆主婦所有。事故在東

房也。少牢云：饌豆籩與簋于房中，放于西方，是東上也。此南上，則縱橫相變矣。其自東墻下陳之，則一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

案東房對西房而言。謂此所陳在東房之東可也。以房中之東爲東房不可也。東房在正室之東，夾室又在東房之東。若夾室之北，則北堂下之東矣。鄭氏以夾室之北一架通爲東房，非也。

餘論楊氏復曰：案儀禮吉凶所用，或一豆一籩，或二豆

一籩，或四豆四籩。此士大夫之禮然也。周官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之實。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之實，羞籩之實。此天子之薦禮也。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侯十有六。此天子諸侯所用之數也。又案聘禮歸饗餼二十豆，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此皆諸侯待聘賓之禮也。周官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此天子待諸侯之禮也。掌客之豆較之

禮器之豆數又多焉何耶。或曰。禮器之數用數也。掌

陳數也。

子姓兄弟。卽位于門東如初。

鄭氏康成曰。初筮位也。

賓及衆賓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如初者以賓在而宗人祝不在
敖氏繼公曰此時方修祭事助祭之賓宜來視之以
其不在鼎者有司羣執事之中故此雖東面北上而不

蒙如初之文賓既位於此則公臣私臣不敢與之齒而
位於他所矣下文云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又
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足以
明祭時有司之屬不在賓位也審矣。

助祭者統言之皆曰執事經云執事之俎陳于階間是也自子姓兄弟而外統言之皆曰賓下經獻酬諸禮長賓長兄弟以下各分兩行是也其公有司私臣亦在賓內而另分二列於下則又以貴賤殊之公有司在西

繼賓黨也。私臣在東，則以其私也，而主道統之，所以主
不及子姓兄弟如初，而賓以下不如初也。

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

鄭氏康成曰：事彌至，位彌異。宗人祝於祭，宜近廟。

敖氏繼公曰：祭事將至，宗祝之位宜異於有司，故外
位在此南上，宜變於賓。

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

鄭氏繼公曰：衆賓答一拜，言再者，字誤也。

鄭氏康成曰：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

賓有司微，主人降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皆答一拜。
注云：所以不再拜者，辟國君故也。此士賓再拜者，以士
賤，故衆賓得致禮。

鄉飲禮衆賓皆答一拜。有司微，衆賓亦皆答一拜，則

此禮不應特異。注疏所云，蓋未必然。

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

外位。從如字。

鄭氏康成曰：爲視濯也。**敖氏**繼公曰：如外位，則

子姓宗人祝皆在其中矣。不言者省文也。子姓之入亦先於兄弟宗祝之入。宜後於衆賓。

外位如筮位則主人立于門東西面。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此主黨也。其不如筮位者賓衆賓立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此賓黨也。公。有司當於西方北面東上。私臣當於東方北面西上。但無門以爲之節耳。經云如外位則外位還當以內位決之。士喪朝夕臨之外位則公有司私臣在大門內之東。

西以其直當寢門與廟門異也。

示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蓬反降東北面告濯具。

鄭氏康成曰濯溉也不言敦鉶者省文也。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賈疏主人在東階之下。宗人降自西階宜東面告濯具以賓在西亦欲聞之。所以不言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賈疏洗濯當告絜。正面告。几席不在洗內故不言。絜決下舉鼎羅云告絜。敖氏繼公曰宗人亦既立於賓西北之位乃升於壺言濯以見其餘不言敦鉶。

省文也。東北面鄉主人濯具。謂所濯者已具也。此亦有不
必濯者。乃云濯具者。總言之耳。

賈氏公彦曰。春官宗伯宿眠滌濯。大宰蒞之。特牲
禮得與人君同者。士卑也。少牢當祭日。概祭器。下人君
也。孔氏穎達曰。天子宗伯眠滌濯。王后不眠。諸侯夫
人視濯。特牲宗人視濯。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也。

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視牲也。敖氏繼公曰。惟言賓主

人出。文又省矣。

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

正義鄭氏康成曰。充猶肥也。雍正官名也。北面以策動

作豕視聲氣。敖氏繼公曰。雍正亦公有司給事者。云

雍正者。以事名之。李氏如圭曰。地官充人展牲則告

牲。牲無疾則聲和。

宗人舉獸尾生脩舉鼎鼐告絜

正義鄭氏康成曰。備具也。敖氏繼公曰。此所告之

亦皆東北面。朱子曰。升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告濯具。宗人視牲告充已。乃舉鼎鼎告絜禮之次也。

期曰羹飪

飪而甚反

鄭氏康成曰。期。祭早晏之期也。肉謂之羹飪。孰也。謂明日質明時。而曰肉孰。重豫勞賓。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敖氏繼公曰。言以羹飪爲節。則質明可知。請期而主人自告之。亦異於大夫請期。蓋東面既。期西北面告賓。東北面告兄弟。

事畢。賓出。主人拜送。

敖氏繼公曰。送于外門外。

右視濯視牲爲期

天子國君宿視滌濯。少年禮移之祭日。辟君也。疏謂士位卑。故不嫌於先期行禮。然尚有一說。太夫尊助祭者多。以養人廩人司宮等官推之。凡公有司利臣之奔走廟中者。視士不啻數倍焉。雖同日行禮而寬然有餘。士則助祭者少。則雖欲辟君而有所不

亦勢當然也。周官祗濯省牲皆大小宗伯與肆師掌之。故此節禮儀以宗人為主。祝接神者也。雖同御位而不與其事。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朝殺

鄭氏康成曰夙早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其餘

有不立端者

賈疏主人服如初冠端立也其餘有衣衣

賓及兄弟也

側殺殺一牲也

教氏繼今曰東

方蓋當東也

賈氏公彥曰司弓矢職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注

云射牲視親殺也國語云郊禘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

又云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天子射牲諸侯宗廟

亦親殺大夫士不敢與君同故視之而不殺也側特也

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少牢司馬刲羊司士擊豕

以其二牲不云側也

祭祀自國君已上牲必親殺以有朝踐薦血毛之禮

少牢特牲之祭自饋孰始則第視殺而已不必親矣

大夫士之禮同。

婦視饔饔于西堂下

饔尺志反注古文饔作饔周官作饔

鄭氏康成曰炊黍稷曰饔宗婦為之

賈疏下記云尸卒食而祭

饔饔注云舊說宗婦祭饔饔是宗婦為之可知

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饔近西

壁南齊于坫

賈疏士喪記設於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明設饔西堂下齊于坫可知

賈

氏公彦曰主婦視饔饔猶主人視側殺敖氏繼公曰

視之當東面饔亦東面

虞祭饔饔在東堂下西面吉祭反是則在西堂下東

可知主人視側殺重血食也主婦視饔饔重饋食也

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

亨普庚反

鄭氏康成曰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饔各一饔

賈疏少牢

羹定養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饔之西二鼎在豕饔之西故知用饔也

詩云誰能亨魚既之

金鬻敖氏繼公曰此亦以亨者見饔之面位也東方

於陳鼎之處則又東矣北上豕饔在北魚腊亞之

美在實鼎陳于門外如初

鄭氏康成曰初視濯時也

敖氏繼公曰士

既賓鼎陳于門外東方北面上謂此時也是言如初則上文所謂門外亦其東方明矣。

尊于戶東立酒在西

正義鄭氏康成曰戶東室戶東立酒在西尚之。

論語賈氏公彥曰鄉飲酒鄉射皆立酒在西事酒在東若燕禮大射惟君面尊不從此義。

賓日邊鉶陳于房中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初者取而賓之既而反之。敖氏

繼公曰如初亦如其南上之位也。記曰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然則祝主人主婦賓長兄弟之豆籩亦皆二以並相繼而陳於鉶之北矣。

執事之俎陳于階閒一列北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二列者因其位

在東西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

賈疏士虞記祝俎陳于階閒敦東彼虞不

致爵故不見主人主婦俎此吉祭有主人主婦致爵其俎陳于階閒可知。少牢主人主婦無俎者以三獻禮成別為賓尸。正祭無致爵故無俎。賓尸行三獻致爵乃不有俎。不賓尸亦於三獻尸爵止行致爵乃有俎也。

升鼎者異於神。賈疏前俎升鼎而入。設於階前。此云陳於階間。二列故知不升鼎。 敖

氏繼公曰。執事。謂凡執祭事者也。主人及祝以下之通稱。其俎二列。北上。東列則昨俎爲上。西列則祝俎爲上。其內兄弟之俎。則當次於兄弟也。此執事之文所包者。廣與前後所云者不同。郝氏敬曰。俎自北陳而南。先獻者居北。

此則賓亦包於執事中。而所筮之賓。卽於僚屬擇之也。明矣。

鄭氏康成曰。盛黍稷者。宗婦也。荏。細葦。敖氏繼

盛音成。藉慈夜反。荏音完。注古文用爲于。

公曰。盛乃藉之。重黍稷也。

陳饌必詳其方。與其次者。亦取祭時便於設也。實鼎而北上。如初。則主人衆執事舉鼎之先後。視此矣。實豆實籩如初。則薦尸祝佐食。凡出自東房者。後先之序。視此矣。實鉶如初。則位於豆南者。南陳視此矣。階間之

二列北上。則主人主婦賓兄弟以下。凡有俎者。其東西之方。後先之等。視此矣。士虞禮饌黍稷二敦。西上。下文又曰。設二敦於俎南。黍其東。稷其饌也。黍在稷先。其設亦然。以是知具饌之序。卽陳設之序。而此之兩敦西上。不言者。文略也。

尸盥匱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

鄭氏康成曰。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賈疏。揮。振去水使手乾。左傳奉匱沃盥。門內之右。象洗在東。旣而揮之是也。今有巾。故不揮。

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李氏如圭曰。

尸盥在門右。據向內也。敖氏繼公曰。亦匱在槃中南。

流簞巾在其右。盥以槃匱。說見公食大夫禮。

尸盥匱水。謂尸所盥之匱水也。槃簞巾皆在門右。屈尸入。則侍盥者執之。趨門左以就之。

祝筵几于室中。東面。

鄭氏康成曰。爲神敷席也。至此使祝接神。賈疏。上視濯時。

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至入廟時。宗人獨升視濯。及出門外。視牲告充。未有使祝之文。至此臨祭。使祝。

敷席。故云至此。
使祝接神也。

敖氏繼公曰：几亦右之。孔氏穎達

曰：祭以某妃配，其几皆同，不特設。程子曰：祭止一位。

婦同饗。

少牢言右几，此言東面互相備也。自國君以上，祭祀筵几皆司几筵設之。大夫無司几筵之官，故司宮設筵。祝設几，士則皆祝設之。又殺矣。天子筵三重，諸侯再重。大夫士一重。禮器孔疏云：大夫士祭祀止一席是也。

右亨饌陳設

士亦升宵衣，立于房中，南面。纁所紆反，又山買反。

鄭氏康成曰：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

祀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

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賈疏：經及記不見主婦及宗婦異服之文，知同服者。少牢云：主

婦贊者一人，亦髮髻衣侈袂，與主婦同。敖氏繼公曰：大夫妻祭服，祿衣

侈袂，則此宵衣乃次於祿衣者耳。纁笄，士妻首飾之常

言之者，見其無異飾也。李氏如圭曰：記云：祭必夫婦

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

士冠以爵弁服爲盛而易服則以玄端女昏以次純衣纁衽而俟見則纁笄宵衣以此相準是宵衣與玄端對也士下大夫其祭服玄端則士妻服宵衣爲稱纁笄宵衣說見士昏禮。

賈氏公彥曰內司服天子諸侯王后以下助祭者皆不同服尊卑差等也大夫士婦人助祭同服禮窮則司

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卽位于門外如初。

敖氏繼公曰此於賓兄弟之下言羣執事則是指公有司私臣而言也宗人祝亦在賓西北其他則在門西若門東與其在內位同上經不見門東門西之位而亦云如初者其文主於兄弟以上而略於羣執事也。

此兼言羣執事者包祝宗人在內而凡有事於祭如佐食贊者公有司私臣之屬皆在焉敖氏謂門東門西放內位約言之耳其實廟門外之直南無門也。

宗人告有司且

鄭氏康成曰具猶辨也
案辨即辨說見士相見禮
敖氏繼公

曰告主人也告之亦宜東北面既告則反于賓西北

入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

鄭氏康成曰初視濯時也

佐食北面立于中庭

敖氏繼公曰佐食主人兄弟之佐尸食者記曰佐

食於旅齒於兄弟是也此中庭謂東西之中其南北則

參分庭一在北與鄉於門外猶在兄弟之位至此乃立

於中庭以事將至宜異其位也賈氏公彥曰下記云

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此謂無事時

存鄭氏康成曰佐食賓佐尸食者立于宗人之西
賈疏

士喪禮下篇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宗人西階前北面注云當詔主人此特牲吉禮主人行事阼階宗人亦

在阼階南擯主人在食北面立于中庭明在宗人西也

以記文證之則佐食當為同姓敖說是也立于宗人

之西經無明文疏以反哭入門為比非其倫矣

右即位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

鄭氏康成曰祝先入接神宜在前也少牢饋食禮

曰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

敖氏繼公曰云及祝則是主人先升也先升後入蓋

俟於堂

虞祭未迎尸則主人先祝入此吉祭祝先入而主人

從吉凶相變也後祝入以神道事其親也此未迎尸而

祝亦先入故注謂接神宜在前也

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黍酒蠋醢醢在北蠋力禾反

鄭氏康成曰主婦盥盥於內洗昏禮婦洗在北堂

直室東隅李氏如圭曰薦豆於奧席前

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

鄭氏康成曰命之盥出當助主人及賓舉鼎

敖氏繼公曰此執事謂左人及取俎匕者賤於右人故先

出不遣賓長者賓長與主人皆在右宜同出也

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

長在右及執事與魚腊鼎除鼐

長知丈反

正義

敖氏繼公曰主人降亦宗人詔之也賓長在右朝

長賓在魚鼎之右衆賓長在腊鼎之右也然則魚腊之左者亦衆賓與凡吉事除鼐於外凶事除鼐於內除鼐亦右人鄭氏康成曰及與也主人在右統於東主人與佐食者賓尊不載少牢饋食禮魚用鮓腊用康李氏如圭曰入以東爲右賓不偶主人者左人當載賤者之事也賈氏公彥曰東爲右人西爲左人右人尊入

時在鼎前左人卑入時在鼎後又載牲體於俎賓主當相對爲左右以賓尊不載牲體故使佐食對主人使賓爲右人而使他執事在左而載也

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

正義

敖氏繼公曰宗人執畢所以指教其錯鼎之處也

故宜先入當阼階南面者示其當錯於此爲之節也其南北之節亦南於洗西與鼎入設當阼階士禮也大夫則當東序國君則在碑南此用畢者以主人親舉重其

事也。鼎既錯，則反之於外而復位。大射儀曰：小臣師設
楅舄，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則畢但主於指教。設器者明
矣。鄭氏康成曰：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主
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
也。雜記曰：牝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本與末。
牝畢同材明矣。今此牝用棘心。賈疏下記云：棘心，匕刻。則畢亦用
棘心。孔氏穎達曰：牲體從鑊，以匕升之於鼎，從鼎以
匕升之於俎。吉祭匕用棘，主人舉肉則用畢。故主人

鄭氏

曰：舊說一畢似御他神物，神物惡桑，又

則少牢饋食，虞無又何哉？無又者，乃主人不親舉耳。
少牢大夫祭，親舉，虞喪祭也。主人未執事，耐練祥執
事用桑，又此純吉用棘心又。

賈氏

公彥曰：易震卦不喪匕鬯，鄭注云：諸侯爲祭

主，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爲也。若然，諸侯親匕牲
體，大夫不親者，辟人君子卑，不嫌得與人君同親匕也。

陳氏

祥道曰：敗器曰畢，祭器亦曰畢。詩曰：兕觥其

觶。又曰有抹天畢。抹者曲而長也。則畢之狀可知。

鼎西面錯。右人抽局委于鼎北。錯七故反下同

鄭氏康成曰右人謂主人及二賓既錯皆西面俟也。**敖氏繼公曰**鼎錯於東方西面順主人之面位也。上者亦南於洗西右人既委局皆西面俟於鼎東。

贊者錯俎加匕。

鄭氏康成曰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者其錯俎而縮加匕東柄。賈疏少牢云俎皆設於鼎西。西則此亦縮加匕東柄。又云匕皆加於鼎東。則此亦縮加匕東柄。

而左人北面也。賈疏俎從於鼎西其人當北面於其南載之便。昏禮亦云北面載執而俟。

敖氏繼公曰此贊者蓋三人其二人各合執二俎一人兼執三匕與匕俎取之於東塾東執以上而錯俎于鼎西加匕于鼎上而所俎亦在豕俎之北也。知取匕俎于東塾東者士虞匕俎在西塾之西此吉祭當反之也。

毛氏萇曰匕所以載鼎實

陳氏祥道曰匕之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疏匕有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少牢康人之所概黍稷之

也。養人之所擬。牲體之匕也。牲體之匕挑匕也。其制則
黍稷之匕小於挑匕。挑匕又小於疏匕。何則。敦之量不
過五豆。高不過一尺。則黍稷之匕小矣。挹之以挑。然後
注於疏匕者。三則疏匕大矣。

乃杞杞音

正鄭氏康成曰。右人也。左人載之。尊者於事指使可
也。

佐食升所俎。鼎之設于阼階西。

所音斯。注古音。皆作鼎。故天更。

作

鄭氏康成曰。所謂心舌之俎也。郊特牲曰。所之為

言敬也。言主人之所以敬尸之俎。孔氏穎達曰。尸祭

饌訖。祝取牢心舌載於所俎。設於饌北。尸每食牲體。反

置於所俎。是主人敬尸之俎。敖氏繼公曰。以少牢禮

例之。則此亦右人先升心舌。而佐食載。惟言佐食升之。

省文也。設之蓋亦西縮。

國所膳加幕。以其後設也。正俎不幕。升畢即設也。

幕也當在主人羞俎之時而即委之於阼階西與。

載加七于鼎。

正義鄭氏康成曰已載畢亦加焉。

賈疏主人匕牲體宗人以畢助之匕訖加

于鼎則宗人畢亦加于鼎可知。

主人升入復位。

正義敖氏繼公曰賓匕者於是亦復位。

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設俎載者。

賈疏經卒載下即云入設明是載者設之。

特饌要方也。凡饌必方者明食味人之性所以正。

賈疏豆在

神坐之前。俎入設于豆東魚俎又次其東若腊俎復在東則饌不得方矣。故腊俎特者取其方也。

敖

氏繼公曰少牢禮云序升自西階相從入。

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苴設于

豆南南陳。

苴苴報反

正義敖氏繼公曰鉶不言北上者其實同也亦先設北

者宗婦不贊敦鉶者辟內子禮也。凡敦鉶皆特執於少

牢備見之。鄭氏康成曰宗婦不贊鉶敦者以其少可

親之芼菜也

禮疏少牢主婦設金敦宗婦贊三敦以敦使宗婦贊此士祭禮二敦少故不

宗婦贊主婦可親之也若然少牢佐食贊劍宗婦不贊劍此并云宗婦贊者以有司徹主婦亞獻尸取一羊劍置於非禮西主婦贊者執豕劍以從又主婦致爵于主婦主婦設二劍與饌脩如尸禮是也

上經兩敦陳于西堂主婦當出自東房取諸西堂入室乃設之此不言自東房互見少牢也周官大祭祀之粢盛小宗伯詔六宮之人共奉之世婦主羞擇之其饔在西堂下小宗伯涖之饎人炊之舍人實之陳于堂西小祝逆之后親設之九嬪贊之少牢主婦設一敦餘三

敦則婦贊者執以授主婦王婦設之士妻宗婦不贊則敦與劍皆主婦自反以取之矣雖曰敦少亦以明士禮之殺也敖氏謂不贊敦與劍辟內子禮可與鄭注相備

祝洗酌奠奠于劍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

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

會如字

正義

鄭氏康成曰酌奠奠其觶也後酌者酒尊要成也

少牢饋食禮啓會乃奠之敖氏繼公曰酌奠酌其所奠之酒也不云酒而云奠因事名之賈氏公彥曰

牢啓會乃奠此既奠乃啓會者彼大夫禮此士禮相變也李氏如圭曰會敦蓋也卻仰也公郝氏敬曰尸西南面士虞記所謂負依

酌于尸之壺以奠也此奠解尸坐執之祭之啐之奠之至嗣舉奠訖洗酌尸受之又祭之啐之奠之與他

酬酒之解異銅南即會之西

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

鄭氏康成曰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神也祝祝

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於皇祖某子

尚饗賈疏引少牢祝祝已下者見迎尸前釋孝子辭也教氏繼公曰主人拜

爲食具也於此乃云祝在左則曷者南面信矣祝在左

說見聘禮

卒祝主人再拜稽首

教氏繼公曰此拜爲已祝也

九拜惟稽首最重此經凡五節始宿尸尸許諾而稽

首成其爲尸也繼設祭祝祝兩稽首奠其來饗也既尸

入祝饗而稽首喜其格也既醑尸親嘏而稽首拜其福也

右設饌祝神

